



從方言寫作到影視劇話劇評彈 金守澄揭秘「繁花宇宙」背後故事

作為近年來最成功的IP之一，《繁花》如今幾乎已經與上海這座城市綁定。從上海方言的文本寫作方式，到影視劇、話劇、評彈等各種紛繁多樣、但同樣具有上海味道的呈現方式，「繁花」以一種近乎「宇宙」的能量，向我們打開上海近半個世紀的畫卷。上月香港書展，作家金守澄出席講座「小說《繁花》的上海性和現代性」，引全城熱捧。金守澄在講座後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，從方言寫作入手，講述文字背後交織出的城市歷史文化。

大公報記者 徐小惠



《繁花》作者金守澄。大公報記者徐小惠攝。

提到《繁花》，很多人會想到兩個字，「不響」。這個上海話特有的詞語，將上海人的生活態度和生存智慧表現得淋漓盡致。「當我腦子裏用上海話寫作的時候，「不響」這兩個字立刻就跳出來了。因為上海人經常會說這個詞，如果我是用普通話來寫作，我一輩子可能不會寫這兩個字，因為普通話裏面沒有這個詞。」

用方言寫作建立辨識度

聽過金守澄講話的人都知道，他的普通話有很濃的上海腔調，這無疑與他上海文學代表作家的身份十分應和。不過，金守澄並非一開始就使用上海話寫作的。當初決定用上海話寫作，金守澄表示，是因為當作家寫作到了一定的程度，就希望能從語言上與其他作家拉開差距，建立自己的識別度。金守澄發現，在一些電影中，當人物用方言或者帶有地方口音的普通話講話的時候，會特別生動，「當你熟悉了用你的方言來寫作之後，你會發現裏面的人物對話太方便了，在文學的場景中表現生活的滋味，一點都不動腦筋。」

在金守澄看來，家鄉是作家寫作的原點，人生的生活經歷、經驗有限，你在哪裏出生，你就對這裏的環境最熟悉，你的父母、你的少年時代，都在這裏。「如果我出生在城市，那麼城市一定是我寫作最重要的一塊；如果我出生在農村，我很難把城市寫得很好。」金守澄說，這些生活積累是進入血液的，會成為作家的敘事的原點。「所以福克納說，我永遠只能寫我家鄉郵票大小的一塊地方。嚴格地說這也是大部分作家的生活原點、寫作原點。」

上海與香港的共鳴與區別

小說《繁花》從上世紀60年代一直寫到90年代，不僅講述了阿寶、小毛等人的故事，更是鋪陳出上海變遷的歷史。金守澄在很多不同的場合都講過，《繁花》的主題是「人生是多麼的尷尬」，這種「尷尬」是一種不合適但是人一生中一定會遇到的境況，是生生不息的人生裏，那些難以言說，或者沒法進入批判現實主義的內容。那些底層生活中不為人知的一面被暴露在外的瞬間，就是金守澄所想要呈現的「尷尬」。

而這種尷尬不僅是金守澄筆下人物的人生，也是上海這座城市的境遇。採訪中金守澄提到，很多年前王家衛曾經問他，上海和香港有沒有區別？區別在哪裏？

金守澄認為，香港給他的感覺是一個原汁原味的狀態，而上海則是一座曾被完全暴露、被完全打開的城市。他用了一個有趣的比喻，說上海就像一個上海牌的旅行袋或者上海牌的手袋，有一天突然將拉鏈拉開，把上海全部打開，把裏面都翻出來給大家看，這是上海曾經經歷的狀況。「上海的特別之處在於它雖然有傷痕，它雖然被打開，但是在打開的同時它自己會癒合。拉鏈拉開，你看到裏面的東西被暴露出來，你跟着看，但是後面又給拉起來了。」



▲電視劇《繁花》掀起觀看熱潮。



▲金守澄長篇小說《繁花》。

感嘆王家衛號召力之強

王家衛執導的劇版《繁花》無疑是對上海文化和「繁花」IP的一次更大範圍的推廣與傳播。金守澄提到，劇版《繁花》是在去年12月初突然被通知說要準備在跨年期間播出的，當時中央電視台特意通知劇組，雖然播出的是普通話版，但是希望劇組能把字幕做得更有上海話的味道。於是金守澄去劇組看了兩三天的片子，那也是他第一次看完成的劇版《繁花》，主要看字幕哪裏需要更改，「第一次聽到這個消息，我覺得蠻意外的。因為上海話一直不那麼重要，這一回央視雖然是在做普通話版，但是希望我們要在文字上體現上海味道，真是非常不容易。」「比如說裏面說「再見」，那麼上海話的文字就是「再會」，這個是要改的。」



▲《繁花》劇中至真至聖成打點，所在黃河路更是人來人往。

後生可畏 金守澄毫不掩飾地表示，自己對於王家衛執導的《繁花》挺滿意。「2014年我們就簽了約，他（王家衛）前期做了大量的準備，我和導演，我們不知道聊了多少。」

電視劇《繁花》的年代和小說中的年代不同，電視劇集中在1992、1993年，在金守澄看來，他的《繁花》是一個文學的母本，可以提供給影視等各種不同藝術形式進行演繹。「我就是（提供）一個文學背景，然後樂觀其成。」

金守澄提到，無論影視劇還是話劇，從事改編的從業人員很多都是80、90後的「小朋友」，「包括話劇版《繁花》的編劇溫方伊，都是90後。我覺得我這種老頭子的東西，年輕人能夠參與其中，我是只有感恩。」

很多人認為王家衛版的《繁花》幾乎很少看出原著的影子，對此金守澄並不在意。「你不要說王家衛導演，就是一個北京電影學院剛剛畢業的小導演，也會要求按照自己的方式來做電影，而非以還原你這個小說為己任。」「他們肯定要在文本的基礎上來做自己的事情，每個人都是要借題發揮，做我自己，借你的瓶子裝我的酒。」

金守澄透露，當初王家衛在和他溝通的過程中，表達了自己很多的設想，「比如說有一次他跟我講，說他準備完全是以飯局作為整個影片的結構。每一個故事都是從飯局開始、飯局結束。」「他還喜歡一些更曖昧的一夜情，背後流露出社會底層的淒涼，像這麼一個橋段，王家衛是最喜歡的，跟我說過好多次。」王家衛將書中阿寶在香港的哥哥在80年代和嫂子到上海來看望父母的場景搬上熒屏，金守澄認為王家衛把這一集做得特別好，「因為王家衛家裏就是這麼一個情況，他自己被爸爸媽媽帶到香港，然後他的哥哥姐姐留在了上海，一個家庭就被割斷成兩個，一個在上海，一個在香港。那麼肯定王家衛從小就跟他在上海的哥哥姐姐寫信，這個裏面和《繁花》的小說有很多巧合。」

▼話劇版《繁花》2023年曾於香港上演。



「沐風畫會」書畫展呈現嶺南風

「沐風畫會——黃國楨·劉孟寬書畫展」昨日在香港大會堂低座展覽廳舉行，展覽展出80幅由黃國楨、劉孟寬創作的書畫作品，引領觀眾了解本地書畫藝術家的創作及他們的藝術理念。展期至8月12日。

大公報記者 劉毅、實習記者 郭悅盈



▲劉孟寬創作十二生肖畫作（部分）。大公報記者劉毅攝



▲黃國楨書法作品。大公報實習記者郭悅盈攝

展覽開幕式於昨日舉行。香港美術協主席林天行致辭時表示，此次書畫展可用「雅、古、生意」三個詞形容。他認為黃國楨的書法作品表達出了「雅」，醇厚且謙遜；且中國書法歷經千年變化，黃國楨可以寫出「古」之感受，也是十分難得。而「生意」這個詞就很適合形容劉孟寬的作品，「劉孟寬的作品給予人們一種放鬆自如之感，他師從（嶺南畫派大家）楊善深，從老師身上學到了對大自然的觀察力，作品因此有了生命力。」

作品融合中西技法

劉孟寬生於香港，上世紀70年代開始隨楊善深學畫，是嶺南畫派第三代

畫家，其畫路甚寬，畫風別致清雅，善於捕捉飛禽走獸的靈動和名山大川的壯闊，作品兼具嶺南畫派的筆墨特色，同時融入了西方繪畫的空間表現技法。展覽現場黃國楨和劉孟寬創作的書法和繪畫各佔一半，劉孟寬展出畫作，今次以動物為主題創作，筆下豹子、小熊貓等，十分寫實，不失動態，同場展出十二生肖系列作品，不同的動物，形態各異，主題明確，表情神態皆十分到位。劉孟寬表示，嶺南畫派注重寫實，他今次創作的畫作《南山豹隱》很強調空間和層次，展示豹子立在松樹上的身形和姿態，「楊善深在教我們作畫時，強調突出表現動物的面部、嘴部和



▲主要嘉賓出席「沐風畫會」開幕式。大公報實習記者郭悅盈攝

爪部，自然就會有動態效果。」他還表示，自己會先畫好動物的主體，可能要過段時間，才會勾勒出其他元素。劉孟寬另一幅展出作品《亦步亦趨》畫的是大象帶着小象出遊，將他對於自然的理解，以及對於動物之間的相處，都通過繪畫表現得恰到好處，賦予作品中動態感受以及豐富的情感。黃國楨今年已近90歲，昨日也來到展覽開幕式現場，他曾經是工程師，書法是多年以來的興趣。黃國楨喜收藏，以書寫為樂，尤好臨摹古人之書

法，其作品還獲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。現場展示黃國楨臨摹清代書法家王鐸之墨寶，以及以行書等書體書寫的其他名人作品等，「書法是我人生一大樂事，主要是自己研究學習。從工程師崗位退休之後，有了更多書寫時間。」黃國楨表示。出席昨日開幕式的主體嘉賓還包括：世界眼科組織主席林天傑、香港蘭亭學會主席李錦賢、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學院客座教授鄧海超、香港大公報執行總編輯謝銳佳等。